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臣傳卷二十七

宋　王當　撰

昭公五

晉趙鞅

趙鞅趙簡子也一名志父趙武之孫趙成之子也二十五年夏會于黄父謀王室也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見子太叔而問揖讓周旋之禮焉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鞅與焉仲尼

史墨非之子太叔卒簡子思黄父之言為之哭臨甚哀定十三年秋書曰鞅入于晉陽以叛初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之午子趙稷以邯鄲叛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宫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

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鞅入于絳盟于公宫哀三年十月趙鞅圍朝歌荀寅范吉射奔邯鄲四年九月趙鞅圍邯鄲荀寅奔鮮虞十二月鮮虞納寅于柏人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六年鞅伐鮮虞十年夏伐齊十九年卒子無恤嗣董安于簡子家臣也下邑之役安于多功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

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産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及死簡子祀安于於廟

晉荀寅

荀寅晉卿中行文子荀吳之子也二十九年從趙鞅城汝濵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

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定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寅求貨於蔡晉於是乎失諸侯十三年趙鞅圍晉陽之壘至哀四年寅奔鮮虞鮮虞納寅于柏人五年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僣之遂死於柏人

宋華亥

華亥宋卿也華元之孫華合之弟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遂誘羣公子

而殺之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於是宋公與華氏向氏交質其子既而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昭二十年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二十一年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十月華登以吴師救華氏十一月復如楚乞師二十二年華向自南里出奔楚

魯南蒯

南蒯魯季氏費邑宰也南遺之子季平子立而不禮於蒯蒯以費叛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平子怒令見費人

執之以為因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蒯奔齊侍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卒於齊

魯陽虎

陽虎魯季氏家臣陽貨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

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定八年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陽虎伐孟氏戰于棘下陽氏敗虎説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遂入于讙陽關以叛明年夏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遂奔晉卒於晉公山不狃師敗與叔孫輒奔吳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王問於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

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鄰也

衛齊豹

齊豹衛司寇也齊惡之子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初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

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昭二十年六月丙
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
門外而伏甲焉公孟出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
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衛侯以北宫氏伐齊氏
滅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盗而孟
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
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三十一年冬邾黒肱
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

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

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辯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楚費無極

費無極楚大夫也楚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國人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令尹子常曰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

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常曰是瓦之罪乃執無極滅其族謗言乃止

贊曰趙鞅殺趙午以啓邯鄲之亂成晉陽之慝終之六卿搆禍晉國衰微不暇顧有諸侯私欲之為害也傳稱簡子欲殺鳴犢孔子以王天下陋哉圖王之術也夫賢可罔也聖豈可得而罔之考其心迹其姦雄跋扈之尤

乎召陵之會盛矣荀寅取貨於蔡不獲而沮其師晉於是乎失諸侯寅之不忠安得不亡也甚哉華向之不臣也君臣交質其子又輔之不道之吳楚詩所謂亂靡有定式月斯生其華向之謂乎南蒯陽虎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其說則是然其用意則以亂易亂者也公山不狃不以小惡而覆宗國猶有仁心焉此孔子所以召而欲往也讒人之禍甚於叛人叛人之禍止於其身讒人無所不亂賢無極陷君不義變易是非使父子君臣不相

保惜其滅族之晚也

春秋臣傳卷二十七

春秋臣傳卷二十八

宋 王當 撰

定公一

楚葉公子高 沈諸梁

葉公子髙姓沈名諸梁沈尹戌之子也為葉大夫吳師入郢獲葉公之母及其弟后臧秦師救楚敗吳師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身不正視太子建死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

害予子西曰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所以啓詐謀也子將若何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已而果作亂殺子西子期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

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
馬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
奮心猶將旌君以狥於國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
乎乃免冑而進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
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
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
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
子西之子子寧為令尹使子期之子寛為司馬而老於

菜

楚申包胥

申包胥楚王孫也初伍員與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吾必復楚國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曰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

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包胥以秦師救楚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郢賞包胥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

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至是楚果復國後越將伐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問戰奚以而可包胥曰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富者吾安之貧者吾子之

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

戳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

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

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

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

衛祝鮀子魚

祝鮀字子魚衛大祝也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

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

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隷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鮀私於萇宏曰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宏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

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皥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

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虚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虚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

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云云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宏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鄭駟歂

駟歂字子然鄭卿也定八年歂嗣子大叔為政九年春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贊曰葉公世勤忠孝知人慮事有先見之明及其開難而入定國如反掌復君置宰功成不居又何髙也傳曰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子高之謂矣傳稱子高行不勝衣
而果斷若是葢仁者之勇也諸梁嘗閤為臣之道於仲
尼申包胥志存楚國國寧而逃賞其介推范蠡之徒歟
祝子魚辭辨而正是其所以免於辱也太史以為史魚
之言誤矣當是時不才而有貌其不能自脫於亂也必
矣故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
今之世矣是佞也葢不佞之佞非佞人之佞也鄧析察
而不惠辨而無用其少正卯之徒歟歘之誅未為過也

古之亂人所作為後世法者多矣豈以是免其死哉左氏比之甘棠非其倫也

春秋臣傳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卷二十九　　宋　王當　撰

定公二

魯子路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亦曰季路孔子為魯司寇十二年使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州仇墮郈季孫斯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後子路又為衛孔氏宰初

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奔宋及靈公卒子輒立是為出公哀十五年蒯聵因渾良夫入衛迫孔悝强盟之遂劫以登臺季子聞亂將入遇子羔將出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

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衛子貢

子貢孔子弟子端木賜也衛人亦曰衛賜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

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哀七年公會吳于鄫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嬴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十二年公會吳于槖皐吳子

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
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
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
人且姚而懼謀於子羽子羽欲勿往子木曰吳雖無道
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
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吳人欲執之藩衛
侯之舍子貢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
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

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

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卒于越

衛公叔文子發

公叔文子衛公叔發也初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然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

也驕其亡乎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逐之十四年戌來奔

齊犂彌

犂彌齊大夫也十年春魯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

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吴太宰嚭

太宰嚭字子餘姓伯氏楚伯州犂之子也郤宛之難出奔吴爲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吴師吴

卒入郢哀十三年越入吳吳師敗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太宰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二十二年越滅吳嚭復臣越

贊曰晏嬰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為社稷亡則亡故崔杼之亂晏子不死君子不以為怯子路孔氏之宰也而死國難過於厚矣且政不及焉雖不死不害孟子曰可

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子路之死殆傷勇矣子貢之辯折諸侯者禮義而已遷史言其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此殆戰國縱横家附益之也鄎之會吳人執衛侯子貢尚請束錦遊談以釋之存已而亡人殆非子貢之志也不然子貢之辯豈無以存魯何至為此區區也公叔文子富而好禮不以小忿棄大德此所以能與其臣同升諸公也仲尼嘗用於魯其效聞於天下矣武叔身親而目見且以子貢為賢而毀之犂彌何誅焉傳

越滅吴在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季孫尚因嚭納賂於越
而太史公云越滅吴誅太宰嚭以不忠當以傳為正嚭
以貪佞亡吴復見容於越何佞人之難遠也

春秋臣傳卷二十九

春秋臣傳卷三十　　　宋　王當　撰

哀公

魯冉有求

冉有名求為季氏宰十一年齊伐魯及清冉有請與齊戰齊師宵遁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大敗齊師獲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

魯子服景伯　何

子服景伯名何魯大夫也哀公三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

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不聽秋伐邾十三年吳晉盟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

為伯也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吴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户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若不會祝宗將曰吴實然太宰言於王乃歸景伯子貢聞之見於夫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説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夫子曰吴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説者之拙也

越大夫種

大夫種姓文越相也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乃號令曰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種曰王不如設戒約辭行成以喜

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卜之於天矣越王許諾乃使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夫差將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乃飾美女納之太宰嚭嚭與之言於夫差乃與之成而歸初句踐即位三年欲伐吳范蠡諫不聽及棲會稽使召范蠡問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柰何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乃使大夫種行成王曰蠡為我守於國

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王曰諾令種守於國與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至於國王曰不穀之國蠡之國也蠡具圖之及吳王會于黄池越乃襲吳敗之三戰三北遂入吳吳人請成王欲許之范蠡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為之災夫十年謀之一朝棄之其可乎遂滅吳反至五湖蠡辭王曰君憂臣勞君辱臣死王辱於會稽臣所以

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請從會稽之罰王不可蠡曰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王命工以良金寫蠡之狀而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地蠡後貽書招種種未決越王賜之劒死

衛孔圉

孔圉衛卿孔文子也初衛大叔疾取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

尼止之遂奪其妻哀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衛人立遺使室孔姞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魯季孫肥

季孫肥季康子也季桓子之庶子十一年冬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

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冐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取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

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晉趙無恤 襄子

趙無恤晉趙鞅之子也是曰襄子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狄勝來告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狄之事大矣而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雝雝不為幸吾是以懼晉陽之圍從者欲守邯鄲襄子以謂晉陽先主之所屬也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鼃民無叛意卒與

韓魏滅知伯至敬侯三卿滅晉

晉荀瑤 知伯

荀瑤荀躒之孫知襄子也是曰知伯父荀申曰知宣子

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狠對

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瑤之

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

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辨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

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誰能待之

若果立瑶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别族為輔氏及知氏之亡惟輔果在初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齊陳恒 成子

陳恒陳成子也十四年四月甲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

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贊曰哀公之時國弱微有子路為之削三都有子貢子服為之應四方之命有冉有為之帥軍旅遂抗於諸侯用儒之效如何也然是二三子者已不能用況於仲尼乎受制三桓固其所也大夫種能存越國而不能保其

身懷寵之為累也如是然為句踐亦寡恩矣困則屈伏强則搏噬亦猜忌之常也范蠡見幾而作知矣孔文子以太叔室孔姞亂禮已甚然猶知訪仲尼而止其行過晏嬰子西遠矣是以謂之文也大臣不和未有能定國也陳恒之亂民所共棄當是時中國無伯久矣魯誠仗義而征之齊必倒戈而聽命定齊則諸侯可得此湯文之舉也曾是莫聽而徒為無用之誅宜乎哀公之不終也自是而後三卿分晉陳氏盜齊諸侯莫之誰何遂為

戰國悲夫孟子謂五伯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信哉

春秋臣傳卷三十